

贴春联

□汪放

廿四夜谢灶，是我们当地的风俗，但我家却从未有过。儿时，我家只有一只煤球炉、一只行灶，还有一只过年时难得一用的洋油炉子。后来，我家在院子里搭了个披，才勉强砌了个双眼灶，自然没有发饅，也没有汤罐。灶花，自然是没处画的，也就不可能像考究的人家，谢过灶公公，描一遍灶壁上的花草鱼虫，“艰苦奋斗、勤俭持家”。

不谢灶、不描彩，不等于我家对廿四夜不重视、不动笔墨。

廿四夜，是我们那小集镇上雷打不动爱国卫生运动的日子，家家户户要大扫除。那一日前夜，父亲必定是取一根晾衣竹竿，用麻绳在竹梢头细细实实绑好一把扫帚。翻开被褥，从床板上取一张压得平平整整的红纸，仔仔细细裁成四条，端正正放好。那一日清早，母亲定是早早地起来，在井台边浸好二、三脚桶被褥床单。吃了早饭，她像个大将军，指挥大哥掸檐尘，指挥小妹扫地，指挥二哥当她洗刷的下手——吊水。所谓吊水，是用水桶从井里提水。冬天的井水比河水暖和，刚吊上来时，还蒸腾地冒着热气。所谓掸檐尘，就是清除零星零挂在屋顶、梁上、墙角的蜘蛛网一类的粒屑。那时我们住平房，也不吊顶，北风可从望板缝隙中呼呼地吹入。他们仨完成这些任务后，母亲还会指挥他们铲脚皮。当年我们这里进出家门是不换拖鞋的，难免会将烂泥带进屋，

日积月累方砖上会形成一个个结实的小土包。

而我则被母亲安排写对联。从我读四年级开始。

我二年级时就开始读少儿版《水浒》。父亲认为我是读书的料，不但容许我偷偷看他的《参考消息》，还专程到苏州灵岩山给我买了一方砚台。那年他在苏州吴山的地区“五七”干校学习，专门请了假，特地从吴山走到灵岩山给我买的。当年，我们也有描红课，同学们用的都是橡胶砚台。因此，我很得意，就此几乎天天在《参考消息》上写满大字。

我写对联，通常是父亲帮我铺纸研墨，然后，坐在饭桌的横头，指导我写字。我先要在报纸上练习几次，然后正式落笔。其实，从我记事起到1977年，我家的两副对联始终就10个字：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为什么当年每次写对联，只有我和父亲爷俩，且父亲都要坐在我旁边。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两大原因：一是当年各种物质都很紧缺，一张红纸来之不易，父亲怕我弄坏。二是他怕我写错。写错字，可是严重的事件。我有一同学，是个眯着眼睛，二年级下半学期刚开学，他不小心把贴在课桌上的标语划破了，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

两副对联写成，也不管母亲和兄妹们的生活做到啥程度，父亲必定大呼一声：贴对联了。指挥母亲调面糊，指挥兄长们抬条凳。他自己则拿把鸡毛掸子轻

轻掸拭主席像上的灰尘。

调面糊，母亲是高手。当年做鞋子糊鞋底、鞋面都要用面糊。母亲说，调面糊一定要一顺调，否则要剥脱格，粘不牢。很多年之后，社会上流行“捣浆糊”，我每每想起母亲的话，与同事、朋友说：捣浆糊，不一定不好。主要看什么情形，碰到矛盾和问题，有的要乱捣，就是顺时针反时针乱捣一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要正捣，一顺捣，捣出团结、捣出浓厚的友谊。

贴对联，父亲必定是脱了棉袄，亲历亲为，爬上落下，反复端详，确保上下左右对正划齐。两副对联，一副贴在大门上，算是春联。一副贴在客堂里，领袖像的两旁。

到底是什么原因，肯定不是因为搬进了公寓房，我们兄妹四个先后成家另过，之后我这个小家过年再也没有写对联、贴春联。直到1998年我一同事远嫁镇江山区，年初二我们应邀去喝喜酒，看到新郎家包括猪圈、茅坑的门窗上都贴满了春联，还觉得很滑稽很好玩，但又觉得很热闹很喜庆。正月里，我们一家人正月十五包馄饨，围在一起讲张，我说起镇江的春节见闻，父亲说：我们的祖籍在徽州，祖上是木匠。发长毛时，老太太随长毛到了这一带，兵败在太仓落了户。以前家里年年新年也是要贴春联的，内容是“忠孝传家宝 诗书处长”。他还说，这十个字是

他太太从老家带来的，可算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也是家规家训。以前破四旧破掉了，现在风气清明，老传统在恢复，希望我们把老祖宗的好东西传下去。

嗒嗒。父亲的话要牢记，祖上的宝要传承。第二年廿四夜前，我早早写好五副春联，一家一家送达、贴好。春节期间，兄妹们齐聚父母处，七嘴八舌说邻居看到后都讲内容好，尤其是忠孝两字，要大力提倡。母亲说，隔壁王家好婆、李老师等几个她的麻友，还夸我的字写得好，我家祖上的字问好。

奇巧不巧。第二年是新世纪，新世纪要有新生活，热天我和朋友相约去庐山游玩。从三叠泉下来，我执意要去白鹿书院。转到后院，古树蔽日，略感阴森，但见小小院落中石碑林立，有人在其中拓碑，我凑近一看，居然正好是这十个字：“忠孝传家宝 诗书济世长”。老师傅介绍，他所拓的是宋代朱熹所书的原碑。喜出望外，原来典出于此。不管真假，掏二十大洋，觅宝而归。

既是传家宝，自然留心。后来读书多次读到这十字，只是版本不同，个别字有所异同，如“处”字，多作“济”字。但我觉得我又何必着意辨析词意、对仗，我们的是父亲、祖上传下来的。挺好！

这二十年，我年年写这十字春联，年年廿四夜前送兄妹，年年贴在门上，彰显我家的家训门风。

读书自由

□菅建国

借用网络新词“车厘子自由”，我说说我的读书自由。

我曾经拥有很多俗称孩童书的连环画，都是我还是孩童时，父母常以买一本书哄我上学，久而久之这“诱饵”积了几纸箱，也成了我在小朋友面前的荣耀。父母的“哄”养成了我读书的爱好。

我生活的小镇上没有图书馆没有书店，只有供销社文具柜代售少量的书。后来，上海有了邮购书店，我马上申请成为会员，每月都会收到寄来的油印目录，选中后去邮局汇款。一本书到手要一个多月，与今天的网购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身处偏僻小镇上的我来说，已经觉得非常“自由”了。一本1979版的《辞海》缩印本22.2元，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4册版《红楼梦》3.45元。这价格今天来看是便宜，但当年的我月薪24元，交家里10元当饭钱，买书订报刊就不得不反复掂量了。

邮购和投稿的必经之路是邮局，这条路对于我来说还是幸福之路。一来一去就与邮局的人都熟了。

在别人的不理解和嘲讽中，邮局支局长却很欣赏我，把他师范刚毕业的女儿嫁给了我，让我不得不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后来，我又相信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这名小镇文学青年，就是拿着刊载有我习作的报刊，给自己换了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是我读书的回报。书籍提供的养分让我在发现、观察、挖掘、思考、判断方面有了优势，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后来又发表了些作品，获了些奖，出了些书，这些在别人眼里肯定算不上什么黄金屋，但能凭借读书拥有“一技之长”，给自己重新选择职业，把兴趣爱好与工作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就是人生的赢家，就是理想的黄金屋。

在有了买得起和买得到的自

由后，人到中年的我又因工作和家务繁忙而时间上不自由了，静静地捧本书成了奢望，那些年里我只能枕在床头、餐桌边，甚至是马桶边和汽车上放点书报杂志，得空就翻几页。退休后的我，买书读书比当年辍学不肯上学更重，现在是真正的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的自由了，三天两头要去逛书店，网上书店则天天签到。妻子笑我像女人总嫌衣柜里缺一件时装般地淘书，我说我要充分享受“读书自由”，就像挨过饿的人总怕断粮，我生怕错过好书，也想要把过去不自由的损失补回来。我的第一口书橱是四十多年前路边捡的破柜子，第五口是十五年前将书房两整墙面做成了橱，去年又添了第六口，因为实在装不下了。我是实体书店的VIP，网络购书平台的钻石级买家。我把三千多册书分门别类造册登记，有些书借出去后没还回来，我也不会去索讨，书到了对它爱不释手的人手里就是好事，我就到网上去搜寻补缺。

现在我读书更自由了，先解放了双手，将书置于阅读架上，自己靠着椅子捧着茶杯即可，对头颈也有好处。接着又解放了纸张，电子书、网络书方便又丰富，而且可以使用语音、搜索等功能来细细品读。再接着又解放了双眼，注册了音频平台，买了有声书籍的U盘、SD卡。我已经用耳朵“阅读”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有十几部的大部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京华烟云》和《平凡的世界》等都是第二遍第三遍的读了，而且随时随地省时省力，早晨睁开眼睛就开始听，穿衣服、漱洗、吃饭、散步，做家务都不妨碍，一天可以“读”十几万字，不仅效率高，听人家声情并茂的演播也是一种美妙而自在的享受，这自由要比单纯有实力消费更丰富。



画脸谱

谢海涛 摄

苏州河边捕鱼记

□朱凤鸣

我到上海接送孙儿上学已第七个年头，完成接送任务后，只要不下雨，每天都要到附近的苏州河风光带转一圈。经过近几年改造建设，苏州河风光带越来越美了，塑胶健身步道越修越长，步道上的新景点越来越多。原来我只在苏州河北岸散步，现在可以通过宝成桥或西康路桥到苏州河南岸新修的健身步道转一圈。在绿树成荫的步道上散步，近看潺潺流动的水面上一只只水鸟上下翻飞，远看两岸高楼林立的美景，或到步道上新建的健身器材上健身，或欣赏新建的昆虫、鱼类雕塑，或观看红色革命纪念地标，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在不经意间，还能看到苏州河北岸有三三两两的捕鱼者，有的在树下垂钓，有的用长竿网兜捞鱼，都有些收获。我不禁心里有些羡慕。

不久的一天午后，我又来到苏州河北岸散步，快走到镇坪路桥时，无意间看到岸边有多条鲫鱼，头露出水面嘴一张一张地往东游去。我突然来了兴致，心想这种鲫鱼可能徒手也能抓到，就伸手，第一条鲫鱼落到我手里，它机警地一甩尾巴钻入水中，

第二条鲫鱼头刚露出水面，我快速伸手，一把抓住它摔到岸边的草丛中。一位散步的中年男子看到这条半斤多重的鲫鱼对我说，你空手也能抓到鱼，真不简单。我心想，从小生长在江南水乡的我，捕鱼是我的拿手好戏，小时候除钓穿条鱼外，记得一次麦收时，我在自家的水桥边，还钓到两条大鲤鱼，其中一条有五斤多。我这时心里虽然有些得意，但心想这其实是碰巧抓到的，如果有个长竿网兜，捕这种鱼才有把握。我不知哪儿有卖长竿网兜的，于是，我就带着自制的长竿网兜又到苏州河北岸的镇坪路桥边，可是左等右等，再也不见鲫鱼的踪影。凭我小时候的捕鱼经验，捕鱼需要耐心，所以继续在这里静等。等了大约一刻钟，正当我准备收竿回家时，突然发现一条较大鲫鱼在岸边浮出水面，我果断地伸出长

竿网兜，一下子就套住了，往上一提，这条鲫鱼还啪啪地甩着尾巴，足有一斤多重。我心想今天已有两条鲫鱼，晚上可以做一道菜了，就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一块豆腐，晚上做了一个鲫鱼豆腐汤，鲜美地吃了一顿。第二天午饭除钓穿条鱼外，记得一次麦收时，我在自家的水桥边，还钓到两条大鲤鱼，其中一条有五斤多。我这时心里虽然有些得意，但心想这其实是碰巧抓到的，如果有个长竿网兜，捕这种鱼才有把握。我不知哪儿有卖长竿网兜的，于是，我就带着自制的长竿网兜又到苏州河北岸的镇坪路桥边，可是左等右等，再也不见鲫鱼的踪影。凭我小时候的捕鱼经验，捕鱼需要耐心，所以继续在这里静等。等了大约一刻钟，正当我准备收竿回家时，突然发现一条较大鲫鱼在岸边浮出水面，我果断地伸出长

例开了一瓶葡萄酒，喝了半瓶酒，吃了半条鱼。心想，以后家里不愁没鱼吃了。

当天晚上，女儿下班回家后对我说，苏州河里的鱼不能吃，有污染。这下给我的捕鱼热情泼了一盆冷水。虽然心里有些不服，但还是尊重事实。我用手机上网一查，果然今天的《文汇报》登了一篇报道说，苏州河虽然经多年整治，水质有了明显提高，但还未达到Ⅲ类水标准，苏州河里的鱼体内重金属超标，希望市民不要食用。这篇报道还说，最近苏州河靠近黄浦江地段，有人在清晨竟用拉杆网捕鱼，自己吃不完就拿到市场上出售。苏州河里的鲫鱼和黑鱼，有净化水质的作用，希望市民不要捕捉。我又在网上查到，受污染的鱼有鱼身变形、鱼鳃变黑变灰等特征。虽然我在苏州河捕到的鱼未变形，鱼鳃还是鲜红的，但想想这篇报道，还是感到有些后怕。我不知道现在水产市场的鱼是在什么样的水质里长大的，如果水源受到了污染、不达标，今后谁还敢买鱼吃呢？这样，我突然到来的捕鱼兴致，两天就

结束了，只是又过了一次捕鱼瘾。



穿山碑记

□凌鼎年

穿山者，扬子江口第一山也。矗于江畔，咫尺近海，江尾海端，卓然独立。穿山，中国最小之名山，太仓唯一之真山。山高新区，十又七丈，堪称袖珍，世所罕见。区有一洞，南北贯穿，故名穿山。远望似帆，洞可行舟，帆船船过，俗称帆船。

沧海桑田，穿山证之。数千年前，乃江中之岛，水中之山。隋唐伊始，江淮成陆，岛移上岸；宋元之际，声名渐起，偶有录著；及至明清，名闻遐迩，驰誉辉煌，人言胜地也。

太仓地貌，一马平川，一望无垠，无坡无岭，无沟无壑。玲珑一峰，精致巖尔，疑似飞来，惟天赐予，群列名山，弥足珍罕。

穿山三宝，上苍惠之：曰彩色石，曰骨牌草，曰金灯花。褚红之石，历亿年而成，隐诸彩于体，雨过而色泽出，水润则纹理现，或抽象，或具象，或线条，或色块，斑斓绚丽，自然天成，画家迷之，藏家宝之。寸心之草，或根石隙，或附岩面。叶有斑点，牌九图案，觅之成套，他色罕见。神秘之花，长于山周，遍于溪边，突兀冒出，倏忽铺满，或红或粉，如火如荼，赤拥山根，团团似燃，夺君眼目，惊世世人。因有叶无干，花叶不相见，又称彼岸花，薛涛金庸，各有描摹，瑰丽诡异，传闻天下。

穿山虽小，自明以来，胜景日多，曰降帆岩，曰崩云磴，曰石佛龕，曰钓鳌台，曰天门顶，曰碾輿坡，曰立马台，曰夕阳坡，曰起云峰，曰龟跌趾，曰倚天壁，曰仙人岩，曰龟窟洞，曰臂弯洞。万历年间，勒石刻诗，以纪美景，十又四处，扬名四百余载也。

天下名山，僧道占多，小小穿山，寺观群集，山顶玉皇殿，山脚真武庙，西麓观音阁，南侧李王庙，古刹古观，古色古香，诵经声声，钟磬袅袅，千年佛地，百代梵音，青牛南华，佛道相融，一派庄严，恍如仙境。更有神话，事涉嬴政，绘声绘

色，平添魅力。

山腰山巅，嶙峋凹凸，有树有草，景美景秀。山下向阳，一汪清流，名曰涓溪。有山有水，有庙有观，风水宝地，洞天福地也。因山之小，山之奇，山之秀，山之灵，诱惑文人雅士，殷实富户环山筑馆，近水建宅。桑悦书斋、南野教馆、凌氏庄园、陆姓祖宅、龚家别院、刘郎小筑。计有鹤溪本堂、颯山草堂、驻景园、宜杏园、乐清轩、半帆居、登思堂、南园、南庄、西畴、怡园等，亭台水榭，园宅合一。鸿儒名人，致仕官宦，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因远离朝廷，偏安一隅，草村牧笛，野桥渔歌，芒鞋木杖，把酒登高，竹林之风，流觞之谊，民风淳朴，近乎中隐，不是桃源，胜似桃源。文韵数百年，遇风润九州。

明清两朝，田畴鳞次，民物稠庶，文人骚客，蹬车揽辔，结伴前往，踏赏赏秋，寻幽探秘。吴门文氏，沈周唐寅，本邑名流，梅村陈瑚诸君，均造访于此，雅集于此，或诗词咏之，或丹青绘之，留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方志文字、诗词篇章。明季晚清，乡贤陆钺，邑人邵氏，各有撰著，志曰《穿山》，字里行间，赞美有加，辑有诗文，传至后世。所谓山不在高，有景则灵；峰不在峻，有诗则传。山因名人，增誉瀛寰。可说穿山是景，景景入诗，景景入画，诗画不绝。遽尔，清末民初，华夏板荡，国事岌岌，隐逸不再，文气式微，渐次没落。世纪中叶，辛卯之年，有急功近利者，开山取石，苍苔翠微，毁于一旦，仅留山根片石，零落嵯峨，惜哉惜哉，痛兮痛兮！政务院闻之，迅即查处，沪上谢某，图圈八载。

白驹过隙，历时一甲余，忆及生态，乡人愈念之。改革春风激荡，盛世紫阳高照，当地贤达，有识之士，采集文史，寻觅遗构，奔走呼吁，出资出力，玉成重建，德泽桑梓，功莫大焉。邑人敬之，父老赞之，镌石铭志，传千秋矣。